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五十四回 張琦大戰青溪嶺

卻說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，金人震恐喪魄，所遣燕地重寶珍器，悉徙而北，意欲棄燕以南。朝廷中外聞洪皓之奏，皆上賀，以為中興在即。卻說兀朮至陳州，憤怒不息。其平日所恃以為強者，因順昌之戰，十損七八。數諸將罪過，皆鞭之。遂還汴京，遣鄴瓊與葛王烏祿屯亳州，以備宋兵追襲。約撒離喝出涇州，分劉錡之勢，自與一班胡將屯汴京，將報順昌之役。卻說撒離喝在鳳翔聞兀朮戰敗，約以出兵，即與部將鶻眼郎君、李堇哈哩寇涇州。吳璘聽得撒離喝兵出涇州，與楊政議曰：「近日哨報順昌之捷，金人挫刃。兀朮又會胡眾復出，我同君駐兵大蟲嶺，候敵虜來寇，一鼓破之。」楊政依其計，與吳璘夾山而營。撒離喝與眾從渭河而進，聞宋兵屯大蟲嶺，即率步騎，登高覘吳璘寨柵，因謂所屬曰：「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，此難與爭也。」乃引兵趨州。州守將田晟知的，即遣驍將張琦，引兵五十，拒之於青溪嶺，仍差人會胡世將來援。田晟自守涇州。

卻說撒離喝人馬前抵青溪嶺，張琦教軍守寨門，自領三千騎迎敵。正遇撒離喝，張琦驟馬橫刀來戰撒離喝。交馬不數合，忽嶺側兩彪軍殺出，上首李堇哈哩，下首鶻眼郎君，率胡兵卻抄在張琦背後，把琦圍在垓心。琦死戰不得脫，折兵大半。正危急之間，喊聲大起，西北角一彪軍殺來，乃胡世將遣來救援王彥、楊從儀也，與張琦夾攻金兵。撒離喝不知地理，恐中宋人計，與眾將乘勢殺奔鳳翔。至涇州，又遇田晟據山為陣，連虜壁未定，奮兵擊之。金人前後受敵，大敗落荒逃遁。田晟奪其兵馬甚眾。撒離喝拔寨，連夜走還鳳翔。時岳飛亦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，糾合兩河忠義，東援劉錡，西援郭浩，又遣李實、牛皋相繼出敵。張憲收金將韓常於穎昌，遂復淮寧府。郝晟復鄭州，張應、韓清復西京，楊遇復南城軍，喬握堅復趙州，金府尹李成棄河南遁走，他將所至皆捷。自是宋軍大振，虜寇不暇為謀矣。

卻說金將韓常戰敗於張憲，遣人詣汴京求救。兀朮遣遼將苗酋應之。苗酋辭了兀朮，領數萬人馬來援穎昌，遇張憲於滑州。兩陣對圓，張憲橫槍勒馬立於門旗下，罵曰：「反覆羯奴，今日將來送死！」苗酋大怒，舞刀直取張憲。張憲舉槍交還。

二人戰上數十合，城北一派鼓聲，韓常抄出陣後，兩壁夾攻，張憲不能抵擋，跑馬望城西而走。金兵乘勢追襲，張憲率眾走上大楓嶺屯紮。苗酋以精兵圍之。次日，嶺上宋兵看時，見胡騎漫山塞野，隊伍甚是整齊。宋兵不敢下嶺。憲密遣人求救於張浚張俊聽知張憲被困，即遣統制王德引兵援穎昌。王德引兵二萬人，前抵穎昌。正值金人圍逼張憲，王德喊聲而進，苗酋勒馬來迎。兩下混戰，王德以步軍往來衝突，殺死金人無數。

張憲在嶺上望見救兵來到，以敢死士憑高殺下。韓常兵大敗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可勝數。苗酋引眾急退，王德遂復了穎昌。

將引兵還，又得張俊檄文到，著令提兵援宿州。王德謂張憲曰：「足下權且守住穎昌，須候岳侯來會，我提眾前救宿州。」張憲計諾，王德即率所部兼程自壽春馳至蕪縣。前與金游騎相遇，王德以勁卒衝破之，遂入蕪城。戒令軍士偃旗息鼓，遣人於城壕俟敵。游騎繞逼城下，見內略無動靜，自相謂曰：「宋人莫非有謀，勿墜其阱也。」即撤圍引去。平明，王德遙望見金人退去，因潛師趨宿州。約束部士，候夜半薄金營。金兵正不知何處軍到，自相驚亂。王德乘亂擊之，死者枕籍。平明，金將高統軍手將馬秦師眾騎阻汴水邀戰。王德嚴陣，策馬先濟，步騎從之。德遙謂金人曰：「吾與爾大小百戰，雖爾國有名王貴酋來戰，亦莫不糜碎，汝何為首，敢來邀戰？今日若卸甲倒戈納降，尚留殘生，不然，目下必誅。」高統軍久聞王德英雄，遂投兵納降。德大喜，令人勸諭馬秦。馬秦已馳入城，閉門固守。王德怒叱其子順曰：「爾若取不得宿州，休來見我！」王順得令，與部將花雲疊囊砂於城下，令軍士攀垣而上。城上矢石如注，宋軍不能近前。王順手執蠻牌，首先登城，部下相繼而進，遂拔了宿州。馬秦進退無地，只得解甲歸降。王德平了宿州，著令高統軍與花雲鎮守，自以勝兵乘勢趨亳州，與張俊軍會於城父。張俊見王德一路報捷，甚喜，謂之曰：「足下真能克敵，待復取亳州，吾當重保君爵。」德曰：「惟願立寸功以報朝廷，封賞非所望。」即日與俊分兵攻西南二門。城裡葛王烏祿聽得王德攻打亳州，謂鄴瓊曰：「夜叉驍勇，未易當也。」乘夜引本部人馬開東門遁去。王德入亳州，請於俊曰：「稱兵威已振，宜乘勝進剿。」俊曰：「今諸郡新復，人心未安，待岳少保兵到，進兵未晚矣。」王德然之，遂領兵還鎮江。

秋七月，諸鎮連以捷音奏聞，帝下詔，罪狀兀朮失信，著令西河忠義用心剿戮，仍差人齎詔催促岳飛領兵前進。詔曰：敕岳飛：金賊背約，兀朮領兵南來。劉錡在順昌雖有捷奏，然孤軍不易支梧，已委卿發騎策應。續報撒離喝犯同州，郭浩會合諸路人馬，掩其奔衝。卿之一軍，兩彪形勢相接。況卿忠義武略，志慕古人，若銳師擊其中，左可圖復京師，右可謀援關陝，外與河北相應，乃中興大計。

卿必已有所處，唯此機會不可不乘。付此親札，想宜體悉。

故敕。付岳飛。

使臣接詔已去，不提。有中丞王次翁，近為秦檜互黨，故凡可以為檜施設者，無不盡力為之。及聞金人南寇，恐秦檜得罪，因奏曰：「前日國是，初無主議。事有小變，更用他相。

後來者未必賢，而排黜異黨，紛紛累月不能定。願陛下以為至戒。」帝深然之。秦檜感德之，由是益安據其位，公論不能撼搖矣。

卻說岳飛承詔，留大軍於穎昌，令王貴守之。召回張憲，命諸將分道出戰。自以輕騎駐鄆城，兵勢甚銳，將直搗汴京，以檄文示中原兩河官吏。檄曰：契勘偽齊僭號，窩據汴都。舊忝台臣，累蒙任使。是宜執節效死，圖報國恩，乃敢背棄君父，無天而行。以祖宗涵養之澤，翻為讎怨；率華夏禮義之俗，甘事腥膻。紫色餘分，擬亂正統。想其面目，何以臨人。方且妄圖襄漢之行，欲窺川蜀之路。專犯不提，自速誅夷。我國家厄運已銷，中興在即。天時既順，人意悉諧。所在皆賈勇之夫，思共快不平之忿。今王師已盡壓淮、泗，東過海、沂。馬日騎交馳，羽檄疊至。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，提大河忠孝之人。仗義以行，乘時而動。金洋之兵出其西，荊湖之師繼其後。雖同心一德，足以吞彼國之梟群；然三令五申，豈忍殘吾宋之赤子。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，原非本意，諒皆協從。屈於賊威，歸逃無路。我今奉辭伐罪，拯溺蘇枯。惟務安集，秋毫無犯。倘能開門納款，肉袒迎降。或願倒戈以前驅，或列壺漿而在道。自應悉乃舊貫，不改職業。盡除戎索，咸用漢條。如或執迷不悟，甘為叛人。嗾桀犬以吠堯，習獵師以哭虎。議當躬行天罰，玉石俱焚。

禍並宗親，辱及父祖。掛今日之逆黨，遺千載之惡名。順逆二途，早宜擇處。兵戈既逼，雖悔何追。謹連黃榜在前，各宜知悉。

岳飛傳示檄文去後，其太行山忠義壯士，及兩河豪傑皆會合來歸，以此備知金兵聲息，並地理險易矣。